

中國近代文學叢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觚庵詩存

俞明震 著

馬亞中 校點

中國近代文學叢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觚庵詩存

俞明震 著

馬亞中 校點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觚庵詩存 / (清)俞明震著; 馬亞中校點.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12

(中國近代文學叢書)

ISBN 978 - 7 - 5325 - 6500 - 9

I. 觚… II. ①俞… ②馬… III. ①古典詩歌—詩
集—中國—清後期 IV. I222. 75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2)第 107716 號

中國近代文學叢書

觚庵詩存

俞明震 著

馬亞中 校點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c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常熟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50 × 1168 1/32 印張 16.25 插頁 5 字數 358,000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 — 1,000

ISBN 978 - 7 - 5325 - 6500 - 9

I·2583 平裝定價: 42.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公司聯繫



俞明震像

觚庵詩存卷一

山陰 俞明震 恪士

出都宿楊村作己卯

落日下寒沙征夫猶未息羸馬帶西風行行度平隰豈
畏跋涉艱但憂時事棘土瘠稻梁稀饑鳥投林急憶昔
別家時淒風入庭室我父病在牀母扶幼弟立謂兒將
遠行願兒自愛惜汝舅在閩海見我恐無日念我病且
衰見汝心尤切弟妹各淒然回頭向暗壁幼子牽婦衣
呱呱爲我泣相送各無言皇皇日將夕出門從此去一
棹浮空碧載涉閩海濤舟輪御風疾登岸見我舅沐髮
猶未畢遙憶我母容見舅心滋戚我母齒盡脫我舅髮



俞明震與朱彊村、陳寶琛、夏敬觀之合影像

唐褚中令居書名

世以禳帖等消未之有目間

獨此善財寺碑不易見况此本之

精彩煥發乎舊碑在世猶可印證也

師曾屬書己亥九月觐



俞明震手迹

序言

錢仲聯

叢書是一種彙集各種同類性質或不同類性質以及多種性質的重要著作而輯印聚集在一編的大部頭書。正式啓用「叢書」這一名稱，盛於明清兩代。在此以前，雖有叢書性質而並不稱爲叢書的，如宋人所輯的《百川學海》等，還不算在內。叢書從正式啓用此名到發展，越來越多，有以時代爲範圍的，如《漢魏叢書》、《唐宋叢書》；有以輯佚書爲範圍的，如《漢學堂叢書》；有以史學方志考訂研究爲專題的，如《廣雅書局叢書》、《史學叢書》之類；有仿刻或翻刻以至影印宋元古籍版本爲宗旨的，如《士禮居叢書》、《古逸叢書》、《續古逸叢書》之類；有以校勘古籍爲宗旨的，如《抱經堂叢書》、《經訓堂叢書》、《岱南閣叢書》之類，這都是彙輯多家著作於一編者。此外，又有刊一人獨撰著作的，如清王初桐《古香堂叢書》、張雲璈《雲影閣叢書》、焦循《焦氏叢書》、朱駿聲《朱氏叢書》、丁晏《頤志齋叢書》、胡薇元《玉津閣叢書甲集》、況周儀《蕙風叢書》、易順鼎《琴志樓叢書》、吳之英《壽櫟廬叢書》、曹元忠《箋經室叢書》、章炳麟《章氏叢書》等，倣指不可盡。現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在負責編輯的《中國近代文學叢書》，便是屬於《漢魏叢書》、《唐宋叢書》等以時代爲範疇的一種大型叢書。

叢書而以「近代文學」爲幟，從名稱上看便知爲近代，而現代、當代不在內。近代的範圍，現在學術界公認爲始於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以後，迄於「五四」新文學改革運動以前。但這一階段的文學家，有生略早於一八四〇年，死或更在「五四」以後較長一段時間，而其人主要的文學成就或成名，則在此時期內的，一般也認爲應包括在內，當然也包括了「同光體」、「彊邨詞派」、「南社」等流派。它不是簡單地類同於《近代文學大系》那類「大系」式的分類選本（當然，可以包括有價值的選本在內），而是近代各種舊體文學專著的精華，或已刊而流傳不廣，現多已絕版者，或至今未刊者，或所刊不全者（如近代著名文學家黃人的《石陶梨煙室詩詞》，聞近有人從全國的期刊、各地的圖書館、藏書室等處，收集不少已刊的黃人集子以外的東西），一種一種地校刊或影印問世。近代文學介於古代文學和現代文學之間，其在文學史上承上啓下、繼往開來的地位和作用，自是無須贅言，至於近代舊體文學的樣式，到今天還有不少愛好而能寫作很高明的人，便可證明它的生命力依然存在，如新文學的巨擘俞平伯、沈尹默諸先生晚年都不寫新體白話詩而改寫古體詩詞便可爲證，駢文、散曲等，專門名家也很多。這裏，不是在討論新舊文學高低的較量，所以不多饒舌，祇是闡說一下「叢書」而名「近代文學」的簡略內涵。由於編者的學力視野有限制，這部叢書，無疑會存在取舍、標點等方面的不足，統待讀者指正。

前言

俞明震（一八六〇—一九一八），字恪士，號觚庵，浙江紹興人，族望陡臺。至其曾祖俞世琦，乃寄籍順天宛平。其父俞文葆，官湖南興寧、東安知縣，遂喬居善化（今屬長沙市）。光緒十六年庚寅（一八九〇）恩科，俞明震中式成進士，例授翰林院庶吉士，三年散館授刑部主事。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奉臺灣巡撫唐景崧奏調赴臺，委管全臺營務。《馬關條約》割臺灣，旋與唐景崧、丘逢甲組織臺灣守軍，抗擊日軍。戰敗內渡。戊戌變法時，積極支持康、梁變法。曾參與湖南陳寶箴推行的新政，協辦礦務事宜。變法失敗後，出江蘇候補道轉任南京江南陸師學堂兼附設礦務鐵路學堂總辦。一九〇七年任江西贛寧道。宣統二年（一九一〇），任甘肅提學使，次年署甘肅布政使。辛亥革命後，爲民國平政院肅政史。不久，謝歸故里。晚年寓居滬、杭等地，終老林下。撰有《觚庵詩存》四卷。

在中國近代文學史上，俞明震雖非詩壇開宗立派的大家，但所作精微淡遠，清神獨往，雕琢幽邃，盤鬱蒼涼，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列其爲一代名家，自無愧色。而其獨特的人生經歷與處世態度在同時

代詩人中却較爲罕見，相當突出。俞明震一生有以下諸事頗爲世人關注和稱道：

其一，在臺灣組織守軍抗日。

一八九四年八月，中日宣戰，甲午戰爭發生，十月，清廷調湖南巡撫唐景崧任臺撫。鑒於局勢緊張，「景崧電調刑部主事俞明震（事在甲午十一月）、副將陳季同（事在乙未二月）、禮部主事李秉瑞亦至臺，求自效（事在乙未三月）。三人先後至」（姚錫光撰《東方兵事紀略·臺灣篇》）。一八九五年四月，《馬關條約》簽訂，臺灣被割讓給日本。凶耗傳至臺灣，全省悲憤，臺北鳴鑼罷市，民眾哭訴死不屬倭。丘逢甲聞訊，血書「抗倭守土」四個大字，以示抗日保臺的決心。隨即邀集當地紳民集會抗議，並率領全臺紳民先後三次囓血上書，請求清廷廢約再戰。光緒師翁同龢爲之動容，在日記裏寫道：「得臺灣門人俞明震、丘逢甲電，字字血淚，使我無面目立於人世矣！」可是軟弱的清政府最終卻還是批准了《馬關條約》。於是，臺灣民眾決心自主保臺，遂成立「臺灣民主國」，舉前巡撫唐景崧爲大總統，以李秉瑞爲軍務大臣，俞明震爲內務大臣，陳季同爲外務大臣，丘逢甲爲義軍大將軍。而當臺民醞釀自主之際，日本也在做割占臺灣的準備。五月十日，日本政府晉升樺山資紀爲大將，任命他爲臺灣總督兼軍務司令官，準備武裝侵占臺灣。六月二日，在臺灣海面德國商輪「公義」號上，清廷代表李經方與日本政府代表水野遵辦理了割臺文據。而事實上，早在交割的四天前，日軍已經開始了對臺灣的進攻。

六月二日黎明前，督辦全臺營務的俞明震受命親赴基隆前線督戰，駐於提督張兆連大營。此時探

馬來報，昨晚日軍前鋒已過三貂嶺。俞明震急命各軍擇山頭要隘扎穩，切勿浪戰，等候援兵。下午二時，日軍前鋒探騎至小楚坑，驟遇吳國華軍，小敗，吳國華追至嶺巔。此時，俞明震派包幹臣帶領三百人前來助戰，進至小楚坑，敵已遁，見倭軍官斃於路旁，便割取其首級赴大營獻功，吳國華聞訊大怒，撤隊下嶺。包幹臣先遣人來營報捷，俞明震出營門相迎。包說：「我軍大獲全勝，各軍均撤回。」俞大驚問道：「誰下令撤兵？爲何棄三貂嶺不守？」包幹臣瞠目不能回答。俞便電告臺北唐景崧說：「如今夜瑞芳失守，非斬包、吳兩人，無以謝百姓。」並密電：「基隆四面皆廣勇，統領六七人各不相干，無所繫屬，必債事。公宜親駐獅球嶺調度。」而由川村景明率領的日軍前鋒第一旅團第二聯隊，於六月二日拂曉自三貂嶺宿營地出發，向瑞芳進軍。上午七時五十分，日軍向瑞芳發動進攻。俞明震即責成吳國華、李文忠、楊岐珍等將領防守，下令各營對退者斬，又命劉燕的格林快炮隊擇高地安置。在激戰中，有臺軍兵勇畏戰偷生，臨陣逃脫，俞明震當即手刃一人，指揮親兵斬斃二人，陣勢乃得以稍定。入夜，俞明震飛書告示吳國華：「逃勇已斬三人。今日之戰，有關全臺存亡。諸公後退一步，弟必開槍轟擊。若弟先回大營，不與諸公同死，愿斬首以謝諸公。」吳接書後，立即進奪九芎橋，被日軍擊敗。日軍乘勢攻取守軍的炮兵陣地，劉燕督戰抵抗，俞明震率親兵助戰，被炮彈擊傷，血流滿面，由部下擡至獅球嶺。不久，瑞芳失陷。六月三十日晨，日本近衛師團在北白川能久的指揮下，從瑞芳向基隆進犯。上午十時，日軍前鋒與二百多名臺兵遭遇，臺軍稍事抵抗後即退走。接着，日本兵艦從海上炮擊基隆。中午，在猛烈炮火

的掩護下，第二聯隊的川村景明指揮八個中隊，向基隆市區猛攻。雙方相持五小時，直至下午五時，日軍方始進入基隆市街。臺軍遂與日軍進行巷戰，直到流盡最後一滴血。

日軍近衛師團得手基隆後，即向獅球嶺發動進攻。獅球嶺在基隆市街西北，為通往臺北的交通要地。據守獅球嶺，實為保衛臺北之關鍵。獅球嶺原為抗法名將林朝棟十營駐守，因他與張兆連不和，被唐景崧調往臺中。後來唐雖然採納臺中紳士的建議，將林朝棟調回，但遠水不能救近火。為救燃眉之急，唐景崧派副將黃翼德率護衛營去守八堵（在獅球嶺之後）。不料黃翼德為人狡詐，至八堵後即回臺北，扯謊道：「獅球嶺已失，大雨不能扎營，且敵人懸賞六十萬金購總統頭，故乘火車急馳回城防內亂。」因此，防守獅球嶺的兵力僅有知縣胡友勝的粵勇四營。日軍攻下基隆後，四面包圍獅球嶺。胡友勝孤軍苦戰，至下午六時，獅球嶺遂為日軍攻占。

六月四日黎明，俞明震偕方越亭、熊瑞圖去見唐景崧，力勸退守新竹，依靠林朝棟、劉永福的力量，以圖東山再起。唐景崧默不作答，其左右侍從皆怒目相視。唐景崧令各人暫且退去。俞明震回到臥室，見行李被搶掠一空，知事不可為，乃將電奏草本藏入衣帶中，並燒毀各處往來密電，準備撤退。不久，電報房學生闖入說：「昨夜電報可通，半夜時王覲庭（唐景崧親信）將電線割斷，局裏的人都已散盡了。」俞明震無計可施，急書密函呈唐景崧：「天不佑中國，無可奈何，公心跡可告無罪。唯既不退守新竹，公宜自為計，不可貽笑天下。電奏本，震已帶出，心酸不忍多寫。負公知遇，此恨千古。」

晚上八時，俞明震聞林朝棟、吳光亮均從臺中帶兵來援，隔日必至，覺得尚有一線生機。急至撫署，却見獅球嶺潰兵已湧入城門。城中大亂，黃翼德守儀門，放槍禁人出入，各局、所不見一人。時已昏黑，城中積屍遍地（廣勇、土勇互相殘殺），哭聲震耳。俞明震焦急無策，繞至撫署後牆，署中忽然起火。見有人逃出，俞急問唐景崧下落，答曰：「維帥（指唐景崧）剛剛出城。」俞乃追出西門，却遇亂兵劫掠，至四更方到海口。倉惶間，乃登「駕時」輪返退廈門。

而當晚唐景崧從後門逃出，匿於德國洋行。六月五日，微服行至滬尾。次日乘德國船「鴨打」號內渡廈門。至此臺事全不可爲。

六月十五日，日將樺山資紀率總督府幕僚從淡水乘火車抵達臺北，此時駐守臺北後路的總兵余清勝率所部五營投降，守軍僅存丘逢甲一支義軍。丘逢甲聞日軍開到，伏於途中襲擊，不幸大敗，全軍喪失。丘逢甲隻身逃走，藏於鄉間。因日軍搜索甚嚴，便輾轉離臺內渡。臨行前寫下悲壯的《離臺》詩六首。

由上述臺灣抗日鬭爭的插曲可知，由於統帥平庸無能，缺乏全面周詳的計劃和準備，失敗是必然的。俞明震在這過程中雖喋血奮戰，已竭盡全力，但也獨木難支，不可能力挽狂瀾，誠如丘逢甲在《離臺》詩中所慨嘆：「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其實，早在俞明震承命來臺時，也許就已經預感到了這樣的結局，其《自廈門泛舟渡臺灣海中見夕陽感賦》詩云：

自浮滄海送殘陽，漸覺閑身入莽蒼。一掬酸辛成獨往，無邊天水共微光。風橋隱隱開元氣，朔雁聲聲吊戰場。淒絕一更初魄語，故人相望涕成行。

詩中不見壯懷激烈的豪情，而唯有對前途迷茫的憂傷。到了臺北又更深切體會到守臺之策的空泛，守臺之才的匱乏。所謂「役役談兵清議在，冥冥入世幾人深？」（《甲午除夕登臺北城樓》）便是當時情形的真實寫照。所以詩人除了悲嘆：「愁邊草樹天風急，淚眼乾坤落照多。今日五洲成大夢，獨留殘夢在巖阿。」（《登廈門南普陀和易實甫原韻》）又能有什麼大作爲呢？

其二，在擔任江南陸師學堂兼附設礦務鐵路學堂總辦期間，思想開明，選派留日學生，造就眾多人才。

魯迅先生在《朝花夕拾·瑣記》一文中回憶了他在江南陸師學堂附設礦路學堂讀書時的情形：「但第二年的總辦是一個新黨，他坐在馬車上的時候大抵看着《時務報》，考漢文也自己出題目，和教員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華盛頓論》，漢文教員反而惴惴地來問我們道：『華盛頓是什麼東西呀？……』」這個新黨也就是後來魯迅先生在《日記》裏多次提及的「俞師」或「恪士師」，也即是俞明震。可見俞明震的辦學思想和方針與魯迅所討厭的「雷電學堂」（即江南水師學堂）大不一樣，開出了嶄新的風氣，使學生能夠接觸到中國以外歐美先進國家的新知識、新文化。正是由於俞明震的倡導，「看新書的風氣便流行起來，我也知道了中國有一部書叫《天演論》。星期日跑到城南去買了來，白紙石印的一厚本，價五

百文正。翻開一看，是寫得很好的文字，開首便道：「赫胥黎獨處一室之中，在英倫之南，背山而面野，檻外諸境，歷歷如在几下。乃懸想二千年前，當羅馬大將愷撒未到時，此間有何景物？計惟有天造草昧……」哦！原來世界上竟還有一個赫胥黎坐在書房裏那麼想，而且想得那麼新鮮？一口氣讀下去，『物競』『天擇』也出來了，蘇格拉第、柏拉圖也出來了，斯多噶也出來了。學堂裏又設立了一個閱報處，《時務報》不待言，還有《譯學彙編》，那書面上的張廉卿一流的四個字，就藍得很可愛。」從魯迅先生的回憶中，我們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他當時是如何地大新耳目，如何地欣喜，如何地振奮！無疑，魯迅先生正是在俞明震主持的南京礦路學堂完成了思想啟蒙。其實不惟魯迅，當年就學於陸師學堂及礦路學堂同學如趙聲、章士釗、俞大純、陳衡恪、沈廸民、伍仲文、張協和等也都像魯迅一樣，在此打開了思想的嶄新天地。一個「新黨」造就了一所新型的學校，而一所新型的學校必將會造就一大批革故鼎新、改天換地的新人。

一九〇二年初，俞明震在南京接待了前來陸師學堂及礦路學堂考察學務的日本高等師範學校校長兼私立弘文學院院長嘉納治五郎一行，其妹夫陳三立（俞明震之妹俞明詩為散原繼室，能詩，著有《神雪館詩鈔》。隆恪、寅恪、方恪、登恪、康晦、新午、安禮皆其所出。）時居金陵，亦一起作陪，並賦有五言長詩《日本嘉納治五郎以考察中國之學務來江南既宴集陸師學堂感而有贈》，表達了借鏡日本教育的看法。同年三月，俞明震遂奉兩江總督劉坤一之命赴日本考察軍事教育，同時選送陸師學堂及附屬礦路學堂

學生去日本留學，魯迅即在這次留日學生之列。同時，赴日留學的還有俞明震自己的獨子俞大純，而陳三立的兩個兒子衡恪和寅恪，也隨後自費留學日本。

顯然，在「人以官爲家，遂以官立國」（俞明震《述哀》）的科舉時代，一個士大夫能作出如此選擇，這不僅需要不同凡俗的遠見，還需要有不顧世俗壓力的極大勇氣。儘管當時中國已經歷了鴉片戰爭和甲午戰爭，但大多數中國人還視外國爲蠻夷，視出國爲畏途，不少士大夫世家仍然把科舉視爲正途，一般都不願意讓自己的子弟捨本逐末，遠游海外，去學習洋人的「末技」。魯迅在《吶喊·自序》中說得最爲深刻：「因爲那時讀書應試是正路，所謂學洋務，社會上便以爲是一種走投無路的人，只得將靈魂賣給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俞明震和陳三立本人雖然「我與世同化，所學豈殊轍」（俞明震《述哀》），深受科舉教育的影響，但他們與食古不化的迂儒腐儒不同的是，他們能夠認清大勢，放眼未來，自己雖然立足於傳統，卻能讓子弟衝破孔孟藩籬，主動接受外國發達國家新思想、新知識、新文化的洗禮。他們無疑在思想境界上站在了時代的前列，洵爲難能可貴。

一九一八年秋，俞明震的親侄俞大維將遠赴美國入哈佛大學留學，而自己却已臥榻不起時，他仍然在臨終前的病榻上專門爲大維賦詩勉勵，詩云：

厭世非人情，衰年望子姪。送爾萬里行，百感集鳴咽。自吾成童時，艱難生計拙。人視官爲家，學與世同轍。兀散聊自娛，游心慕莊列。牽蘿補屋難，坐視藩籬撤。爾往晰新理，淑身即救國。並世無學人，人心遂蕩決。常懷